



中國鉄木兒

陳伯吹

中国鉄木兒

陳伯吹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目 录

小珍看蚊去.....	1
最好的一課.....	15
欢送.....	28
保卫和平的故事.....	37
协作万岁.....	46
中国铁木兒.....	53
毛主席派人来了.....	81
爸爸上山去.....	107
媽媽在工地上.....	119
有一位好叔叔.....	145
后記.....	158

小珍看蛟虫

小珍的家在山里。

她爸把房子盖在山坡上，石块垒的壁又厚，又结实；屋顶是用木板铺的，遮着芦苇杆儿，还涂上一层泥灰浆，窗户糊上了纸，太阳耀得雪亮。

山路弯弯曲曲地从东面绕过来，在她家门前打了个弯，从房子后面，隔着个竹林，弯弯曲曲地又绕向东面去了。

墙脚下迎春花开得黄澄澄的，春天来了，柳条儿放青，桃树枝头绽出红艳艳的花骨朵，近山、远山都是绿油油的，山雀在这个绿色的世界里飞来飞去地唱歌。

小珍的爸上山垦地。她妈下山种高粱、玉米。奶奶在家紡纱。她还没到上学的年纪，在家里伴着奶奶。

每天，小珍就象只快乐的小山雀，抱着奶奶给她缝的大头布娃娃，一忽儿挨在奶奶身旁，一忽儿坐到门口去，一忽儿又站到门外头，小嘴巴里总是“哩哩啦啦”地唱个没完。奶奶一天到晚“呜呜”地搖着紡车，仿佛是一架什么样的弦琴，恰好给她伴奏。

早晨，小珍望着一群扛着铁罐、扁担，提着斧头、锤子，抬着水桶，挽着麻绳的人，有说有笑地上山去，他们还哼着好听的歌曲。傍晚，他们悠悠扬扬地下山来，又哼着好听的歌曲。

小珍听熟了，也会哼上几句，

我们工人有力量，

每天每日工作忙……

这个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翘着两根红绒绳扎的小辮角兒，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当門口一坐，她那聪明机灵的模样兒，多討人喜欢。

年輕的叔叔就要逗她了：“喂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爱开玩笑的叔叔也說了：“喂，小姑娘，你象一只小羔羊。”

年紀大一点的伯伯就說得斯文些：“喂，小姑娘，唱个山歌兒？”

小珍起初有点兒怕生，又害臊，一听得他們这么說，就躲到奶奶背后去。日子一久，她不再躲了，仰起了小脸兒亲热地望着他們，有时候举起布娃娃来揮几揮，欢迎着他們。現在，她还会說着她媽教給她的“伯伯，叔叔，你們好！”

等到山麓子的黃花謝完了，梔子的大白花就开了出来，石榴花紅得象一片火。夏天到了，山下的路又給水淹沒了。

小珍一連好多天沒看見伯伯、叔叔上山去，也沒看見他們下山来，悶得发慌。

“奶奶，山下的水从哪兒来的？”

奶奶也不大清楚這回事，一边紡紗，一边編故事。

从前山里有一条蛟，头上生两只角，嘴边长两条鬚，身体下面有四只爪子，滿身嵌着銀鱗片，游来游去，快极了！它专和人作怪，一出来就发大水。現在它又作怪了。

“可恶！”小珍听得气极了。“为什么沒有人杀死它？”

“斬蛟？”奶奶吃惊地看了看她的小孫女兒。“那得要有七星宝剑。沒有宝剑可斬不了！”

“宝剑藏在哪儿呢？”小珍着急起来。

“那我不知道。”

“誰知道呢？”小珍認真地盤問下去。

“那——”奶奶知道不妙了，不論什么事情，一講开头，总是

給她孫女兒糾纏得頭痛，問得答不上碴兒。她趁換筵子的时候，俯下身子，故意地半晌才抬起来。“等你爸回来告诉你——他在山里星地，知道这个事儿。”

小珍等她爸一进门，双手捉住了他，問这个，問那个。

她爸知道这股劲兒不小，非满足她不可，先打了个哈哈，然后說：“快啦，快啦，这条蛟正有人在斬它。”

小女孩子立刻发出了喜悦的声音：“过几天斬掉它？”

她爸想了一想：“大概再过一年吧。”

“一年？”小珍几乎急得哭出来。“不能快一点兒嗎？”

“能快一点兒。”她爸点了点头。

“那明天就斬掉！”

她爸答不上来，一連打了好几个哈哈。“明天可来不及——快啦——快啦——你等着瞧吧。”

“那么，后天斬！”……

从这天起，小珍一看见山下淌着的水，就想起了那条可恶的蛟，一回又一回地問奶奶，什么时候斬掉蛟。奶奶老推给她爸，她爸又推给她媽。輪到她媽总是眈眈眼睛，提高了嗓子，学着她爸的口吻：“快啦！快啦！你等着瞧吧！”

山里的櫻桃熟透了，橘桐树也結了子。山下的水慢慢兒的、慢慢兒的退尽了。

小珍高高兴兴地問她爸：“誰把蛟斬掉了？”

她爸偏着头，笑笑：“还没有呢。”

“那水怎么退了？”

“蛟看見大伙兒都在趕它，它害怕了，就逃走了。”

小珍眼睛睜得圓圓的：“逃走了？它逃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还在山里。”她爸向东边的山头一指。

“該追啊！”

“噫，大家都在追。”她爸这么安慰着她。

山脚下树上结的柿子，小的变大，青的变红。

小珍早晚守在门口，可是再没看见伯伯、叔叔上山去，下山来，她多么惦记他们啊！

现在山路上可热闹起来：装满黄沙的、堆满石子的骡车，不时得得地走过。

有时候，一大堆木材，或者是机器，搁在大板车上，四匹高大的马拉上山去。

有时候，七、八只小毛驴，驮着稻草，驮着砖头，驮着装了东西的麻袋，排了队似地走着。赶驴人手里的鞭子，不停地“劈劈拍拍”响着。……

小珍还是看不见伯伯、叔叔，越是惦记得厉害，越是想看到他们。早也等，晚也等，真要望穿眼了啊。

有一个早上，她爸告诉她：“伯伯、叔叔忙得紧；天没亮就上山，你还睡着呢；天黑了还不下山，回来时你躺在炕上了。”

“伯伯叔叔饭也没功夫吃了？”小珍天真地、关心地问。

她爸看了看手里的铁锤。“饭当然吃得饱饱的，干活儿就得多、快、好、省哪！”

小珍也没听懂，眼睛水汪汪的，独个儿坐到门角落里去，自言自语着：“伯伯、叔叔，你们好！……你们多辛苦！……”

忽然山坡下“卜儿咚！卜儿咚！”地响起来，一付货郎担在小珍家门前停下。

卖货郎一边揩着头上的汗，一边还摇着卜浪鼓。

小珍记得，发大水以前，这付担子也来过几回。她妈还给她买了一只白绒布做的小白兔，两颗红眼珠，一双大耳朵，胖胖的身子，短短的尾巴，挺可爱。

奶奶从纺车旁站起来，拍一拍身子，拉着气鼓鼓的小孙女

兒，叫她出門去散散心。

那貨郎担的玻璃罩下面，貨色可真不少。五彩的絲綢，各色的緞帶，鈕扣，發夾，木梳，頂針，引綫，小剪刀，還有各種花布，擺得整整齐齐。可是小珍最心愛的還是那面閃閃發亮的、鑲嵌着白螺甸邊的小圓鏡。

她眼睛霎也不霎地老看着它。

奶奶就想給她買一面，可是一問價錢，又嫌貴了，插進袋里去的手捨不得摸出錢來。

賣貨郎吸完一筒烟，又挑上了担子，搖着卜浪鼓，“卜兒咚！卜兒咚！”地上山去了。

小珍直望到他拐了彎，看不見他背影才回到屋里。

山里的桂樹飄着一陣陣濃烈的香味，又到了中秋佳節；這天恰好是小珍的生日。

她媽給她在小辮上用紅緞帶打了兩個蝴蝶結，飛扑飛扑的，真象兩只要飛起來的蝴蝶。還從板箱里拿出一套新做的花布衫褲來，給小姑娘打扮得多漂亮。

奶奶親自給她下面條兒，滿滿的一碗，上面攔着一個蠻大蠻大的鷄子兒，旁邊還有一塊方方正正的紅燒肉，兩只燒紅的大蝦，彎着身子躺在面条兒上。

她爸回來的時候，月亮已經升起來了。可是他沒有忘記這天是他女兒的生日，在衣袋里掏了老半天，掏出一個手帕包兒。

小珍歡歡喜喜地解開來。“啊呀！一個小月亮！”原來這就是小珍日日夜夜夢想的那面小圓鏡。

奶奶撇着嘴笑了。

她媽也用手捂住了嘴。

這個晚上，小珍心滿意足，直樂得一手抱着布娃娃，一手抱着小白兔“哩哩啦啦”地唱起來。等到歌聲停了，她自己也就睡着了。

布娃娃和小白兔放肆地倒在她身上。

小珍睡得真香。她仿佛觉得枕头边的“小月亮”亮起来了，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，还有人在轻轻地走动，又有人在轻轻地說話，她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可是一伸手，她媽不在炕上，这才急得醒下了。

她抬起半个身子，悄悄地瞟了一眼：她爸和媽都起来了，連奶奶也起来了，还有一簇人围住了她爸的炕头，大伙兒在談心。

一个陌生的声音說：“这山路每年給大水冲坏，晚上就是不好走！”

“反正明年水再大也甯不到这里来了！”这是她媽的声音。

另外一个說：“要是拐弯地方装盞灯，老树桩就絆不倒人！”

“快啦，快啦，就快有灯照亮啦。”这是她爸的声音。

“这还不是比干劲比出来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！不比干劲，哪来的大跃进？”

“說得对啊，不大跃进，今年就完不了这个工程。”

“要是李家庄不先搞出个模样兒，咱們也跃不了那么快。可是花同样的錢，咱們的馬力却比他們的大一倍。”

“这就叫学先进，比先进，赶先进啊！”

一陣輕輕的笑声散开来，油灯的火焰兒也欢喜得直跳跃。

“人人一条心，还有什么事干不了？”

“俗話說得好，‘心連心，土变金！’”

“是啊，干嘛要不一條心？从前黑窩窩头也沒得啃，現在吃了大米飯，还能尝尝紅燒肉的滋味呢！”这是奶奶的声音。

“您大娘跟我們一條心？”

“我媽也支援你們，她向合作社提出了保証。”她爸在夸她奶奶。

奶奶这么大年紀了，还不好意思，一扭身，坐到屋角落里去。

又是一陣輕輕的的笑声，火焰兒跳得更高一些。

“这太好了！”就有人激動地說，“咱們要起早落夜地再加一把勁！一定在年內完工。”

小珍听不懂大伙兒談的什么事，可是却猜出了这是一伙什么人。

她一骨碌翻身坐起来。“伯伯，叔叔，你們好！——你們多辛苦！”

大伙兒轉过身来。

一个圆脸兒的胖叔叔，拿开嘴里的烟卷兒。“嘿，把你也給鬧醒了！”

小珍坐在炕边上，甩着两条赤裸裸的腿，嘻皮笑脸的。可是一看見她爸炕上躺着一个年輕的叔叔，白布裹着头，血漬斑斑的，就“啊哟！”一声地叫出来了。

那个年輕的叔叔却笑了，“小妹妹別害怕，我走路不小心，摔破了头，腿也摔疼了。”

叨着旱烟管的老伯伯“卜茲卜茲”地吸了一陣，吐出一口烟，向年輕人說：“現在疼得怎么样？”

“好得多了，抬我回去吧。”

“沒关系，”她媽向他擺擺手。“多躺一会兒吧。”

“既然血止了，头也不疼了，就該走了。”老伯伯轉过来对着她媽，“大嫂，对不起！深夜里来打扰你們了，还在你們屋子里耽得这么久。”

年輕的叔叔豎起半个身子，向門口招招手。“抬我回去吧，給大夫瞧瞧，敷点兒药，好好包扎一下，明天我还上山！”

两个小伙子从門外抬进担架来。

大伙兒說声“多謝！多謝！”就都走了。

小珍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。她躺在媽身边，盤問着这，盘

問着那，直到完全明白了才住嘴。

下一天傍晚，細雨蒙蒙，东面的山头仿佛都插在雲端里，看不見了。天空很低。天色早就暗了。

小珍呆呆地坐在當門口。

她盼着，盼着，她媽回來了，头上冒热气，頰上淌水滴，分不出是雨还是汗。

她盼着，盼着，她爸回來了，短衫全濕透，雨打濕一半，汗也濕了一半。

她又盼着，盼着，伯伯、叔叔却一个也沒下山來。

她拉住爸的手，指指山路拐弯的地方，“那兒要挂盞燈！”

她爸看了看自己的小女兒，眉毛攢得多緊，担着心事的样子，就安慰着她，照例又是那么一句：“快啦，快啦，就要有燈了。”

“不！”小珍用力地搖了搖頭。“今夜里就要有！”

“今夜里？——”她爸沒法兒脫。

她媽插進來。“外邊下雨，油燈會滅掉，燈籠會打濕，更加不行，咱家再沒有別的燈了。”

小珍悶悶不樂地，放开了她爸的手，慢騰騰地跑到炕邊去。

她要自己想法子。……

天气多云轉晴，下半夜月亮一會兒从雲端里露出來，一會兒又藏在云里头。

小珍忽然地醒來，紙窗上映着一片燈光。

她高興极了，悄悄地從被窝里爬出來，眯縫着小眼睛，從窗縫里望出去，果然槐樹枝上射出燈光來，照亮了那山路拐弯的地方。

“好啊！伯伯、叔叔不會摔跤了！”小珍安心地躺下去，直睡到天亮。

第二天清早，小珍一醒來就告訴她媽：“昨夜里屋子外面有

盞灯！”

奶奶已經坐在紡車旁，安上筵子，正要搖動車輪，却搭訕着：“那是仙人挂的長明灯！我小時候也看見過。”

小珍一楞，忽然拍手笑出來，叫着：“奶奶，是仙人挂的灯呢！”

她媽笑眯眯地故意逗了一句：“咱可不知道昨夜里仙人挂的是什麼样的灯？”

小珍可忍不住了。“鏡子灯！”

“那，咱們看看去，多奇怪的事啊！”她媽拉着她就走。

奶奶心里頭也納罕，急急忙忙地站起來，搖搖擺擺地跟在她們後面。

小珍來到槐樹旁一看，目瞪口呆了，怎麼槐樹枝上挂着一盞灯籠呢！

她媽掏出那面小圓鏡來，一邊還給她，一邊說：“傻孩子，鏡子灯不夠亮，你爸換上了灯籠呢。”

小珍低著頭，小臉兒羞得通紅，象一朵初開的玫瑰花。

奶奶緊緊地摟著她，連連地吻著她。“小寶貝兒，你心地多好！”

小珍立刻又活潑起來，她不忘記幾乎每天要問的那句老話：“還有幾天斬掉蚊？”

她媽又學著她爸的那一套。“快啦，快啦，你等著瞧吧。”

山上山下的樹，有的葉子已經黃了，有的仍舊碧綠，有的却紅得好看，多么美麗的一片晚秋景色。

這天，小珍正給奶奶拾起跳在地上的筵子，忽听得門外“咕隆！咕隆！”直响。

一台压路机慢慢地沿着山坡开上来，它那前面的大轆轤，把山路上的石子和泥块，碾得刷平刷平。

小珍还是头一回看見这新鮮玩意兒，急得叫起来：“奶奶快来看！奶奶快来看！”

奶奶就是这样的人，說了話算數。她現在急切地要紡完紗。“別叫我！你自个兒看吧。”

一連好几天，这台压路机来来往往地，把山下山上的路全都压平了。

小珍心里暗暗喜悅。“这个怪东西挺好！伯伯、叔叔夜里下山来再不会絆着什么摔倒了。”

初冬天气，太阳照得暖烘烘的。山坡上开滿着灿烂的野花：紫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白的，真鮮艳，象蓋上了一张美丽的地毯。

小珍学着年画上的那个女孩子，也想編个花环来給自己戴上。

她摘了一朵黄的，又摘了一朵蓝的，正要伸手摘一朵紫的，忽听得身后一阵轟响，回头一看，一輛又高又大的車子，从山下开上来，直到拐弯的地方停住。

車上的四个叔叔跳了下来，快手快脚地在山路旁边挖坑，挖完了坑，就把車上橫着的长木头，抬了下来，豎在坑里。

小珍看出了神，手里的野花，不知不觉地一朵朵都掉在地上。

她恨不得跑回去叫奶奶出来，可是她不敢去麻煩她。这几天奶奶老是說：“別糾纏住我！別糾纏我！我再多管你的事兒，就完不成了！”

她呆呆地站了一会兒，鼓起臉頰，象只小羊一样蹦蹦跳跳地跑过去，剛跑到拐弯的地方，叔叔們已經跳上車子，“咻！”的一声开走了。

那个戴鴨舌帽的叔叔，坐在車上向她招招手。

小珍沒精打彩地回头走。咦！不知什么时候山下已經豎起

了好多木杆，整整齐齐的，象一排还没长出枝叶来的树。

隔了好几天，是一个大雾的早晨。满山上下，迷迷茫茫的一片。太阳好容易探出头来，山里才逐渐开朗起来，仿佛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小珍站在门口，呆呆地望着一个山头，又一个山头，从迷雾里站出来，象人从纱帐子里走出来一样。忽地有一辆车子，在她面前开过，才惊觉地跟着跑出去。

那辆漆得又黑又亮的车子，慢慢地开着。一个叔叔拉着很长很长的线，跟着车子跑。车子在拐弯地方停住，又有一个叔叔跳下来，很快地爬到杆顶上，老高老高地把线挂住了。

小珍回头一看，有趣！线从这根杆到那根杆地挂着，小鸟就在线上跳跳，叫叫，大概它们也是又奇怪，又快活吧。

小珍这一回可大着胆子赶过去问了：“叔叔，你们挂线干什么的？”

“装灯！”

“装灯？”小珍快活得笑出声来，小嘴巴笑得合不拢。不过她马上又问：“我爸说明年才装灯？”

“做叔叔的不作兴骗小孩子！”手里拉着线的叔叔说，“明年？你爸跟在牛后头跑步呢。”

小珍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从杆上滑下来的叔叔却给她解释说：“可不是！原来明年夏天装灯，咱们提前了六个月——提前了半年！”

车子里的司机叔叔探出头来，好象开玩笑似的说：“大跃进！——小姑娘，你懂不懂？”

小珍真的不懂，却又不敢多问。等到车子“嘟嘟！”地开动了，沿着山坡慢慢地开上去时，她赶紧跑回家去报告好消息。

她一进门，开着步，拍着手，大声唱着：“好哇，好哇，装灯。

啦！——大乐心！”

奶奶忙着右手搖車輪，左手絞引棉架，向她白了白眼。“別打擾我！——我也要大跃进呢！”

小珍兩顆黑眼珠滴溜溜地轉着。她給奶奶說得又奇怪，又糊塗。可是奶奶再也不說什麼了，只埋著頭“嗚嗚嗚”地搖着紡車，她不好再問。

這天她媽回來得很晚，一進門，解開頭上的羊肚毛巾，倒在炕頭上，吐出輕鬆的一口氣：“啊！完成了。”好象身上卸掉了幾百斤重擔似的。

奶奶還在“嗚嗚嗚”地紡紗，仿佛沒看見，也沒聽見。

她爸回來得更加晚，可是特別高興。他一邁進門，看見小珍鼓起了腮幫子，撅起了小嘴巴，坐在矮凳上不吭聲，就抱起了她。“怎麼，你說說看，小小年紀也有什麼心事啦。”

“爸爸說明年裝燈，怎麼今天叔叔們就來裝了？”小珍抱怨她爸了。

“噯，原來是這事兒。這就叫做‘大跃进’！——”

小珍執拗地說：“不，是‘大乐心’！”

“誰告訴你的？”她爸望望她媽，還望望忙着紡紗的奶奶。

“我听車子里頭的叔叔說的。”

“好吧，你愛說‘大乐心’就‘大乐心’吧，反正‘大跃进’了，還不是‘大乐心’？”她爸自言自語地，然後慢吞吞地逐句逐句講給小珍听：“你瞧，你奶奶給社紡紗，勤勤懇懇，要提前半个月紡完，還多紡了十斤紗，這就叫‘大跃进’！——”

“不是！”小珍固執地，“大乐心！”

“噢，是爸說錯了？”她爸笑起來。“你媽給社收庄稼，打糧食，他們大伙兒提前一個月完事，也還多收割了五十畝高粱地，多打了两万多斤糧食，這也叫‘大跃进’！——”

小珍打斷了她爸說的話，倔強地說：“大樂心！”

“不錯，不錯，你們小孩兒叫‘大樂心’！可是我們大人就叫‘大躍進’！”她爸捏捏她的小手。“你聽我說下去，你爸給社壘地，計劃三個月壘三十畝，今天我壘完了三十五畝，也提前了半個月，這也是大躍進。叔叔們提前了半年来這兒整杆、挂糞、裝燈，那是大大的躍進了！”

小珍似乎听懂了，笑渦兒在臉上忽隱忽現的。她一扭身子，從她爸懷裡滑下來，伸着一個指頭，好象考問似的，“噯，還有，那斬蛟的事，可沒大躍進啊！”

她爸眨眨眼睛，笑開了。“你怎么知道沒大躍進？——明天奶奶就紡完了紗，后天咱們看蛟去。它到底給辛苦的叔叔們逮住了。……”

小珍搶着說：“那为什么不快点兒殺死它呀？”

“別性急，你聽我說，它已經被關起來了。不過，它既然有套發水的本領，還有用處，咱們就叫它灌地，叫它發電，叫它象牛和馬一樣給人干活。你說好不好？”

“它凶？”

“不打緊，人比它聰明，想辦法管住它！”

小珍呆鈍鈍地楞了一會兒，才點點頭，就蹦到奶奶身邊，“后天看蛟去！”又蹦到她媽身邊，“后天看蛟去！”高興得不得了。

這晚上，小珍歡天喜地的早爬上炕去睡了。在睡夢裡頭還不住地叨念着：“看蛟去！看蛟去！……”

夜深人靜，油燈照得滿屋子亮晃晃的。

她媽問她爸：“昌生，你說，后天当真帶小珍看水庫去？”

“難道你以為我騙她？——讓她去見識見識，開開眼界吧。他們這一代比我們小時候福氣多呢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正正經經告訴她？——噯，你這個孩子氣的

爸！”

“我喜欢她。我逗她。”

“她的一股倔强劲儿可真象你！”

奶奶捧着六只纱笼，摇摇晃晃地跑过来，轻轻地說：“明天去也行，我完工了！”

“啊哈，媽媽又提前了一天，真棒！”小珍的爸接过纱笼，“这个时势，老人家越活越强健了。”

可是奶奶也象她小孙女儿一样性急，指指門外。“灯什么时候亮？”

“听说要不了半个月，”小珍的爸发出得意的声音。“水庫的閘門早已装好，发电站的水轮机也装配得差不多了，三百匹馬力，很快就可以送电。——社里已經装了电灯；咱家一申請，也就来装。”

奶奶揩了揩眼睛。“这下可熬出头了！”

“光景一年比一年好，咱們的日子越过越美了！”小珍的媽感叹着。“媽，您早点兒去休息。明天准上东山去看水庫；要不，明兒一天里这个小淘气不知要問多少遍哩！”

小珍睡得多甜，脸上浮着笑意，她什么也沒听见。

一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

1958年4月